

现代汉语手部词语表“量”的动因探讨

延俊荣 潘 文*

【摘 要】 据对《现汉》第5版的初步统计,有23个手部词语,即指称手的词语和指称由手直接参与的动作行为的词语,已被认为是量词,另有“寸”“揼”“拳头”“巴掌”“指肚儿”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表量功能。文章将其聚为一类旨在探讨其可表量的动因,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主要是受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观、认知的有界性、隐喻性、人类认知的原型性及人类认识和语言表达精确和模糊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手部词语;量;认知观;有界性;隐喻

据初步统计,《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下称《现汉》)标注为量词的单音节词或词项共201个,其中有23个^①与手部词语有关。这里所说的手部词语是指用来指称手或手的组成部分的词语或指称由手来直接接触所涉及的对象而执行的动作行为的词语。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指称手部位的词,如“寸”“揼”,《现汉》虽未标作量词,但《汉语大词典》(第一版)(下称《大词典》)分别解释为“一指宽”和“指手指伸张时拇指尖端与中指末端的距离。”而“寸”是作为量词用例列在《现汉》量词后的,《语法讲义》^②的量词用例也提到了“寸”。既然“一指宽”可作为一个长度单位,那么不妨把“揼”也看做一个表示长度的词语。另外,《现汉》和《大词典》都认为“寸”可表示“极小”,而“手指头肚儿”在《大词典》中释为“可喻微小”。如果“极小”是一种量的话,“微小”也应该算作一种量。而“巴掌”和“拳头”在“巴掌大的地方”和“拳头大的脑袋”中,也都可表量虽然是比喻性的。在此暂不区分这些词的词性,也不管它们是约定俗成的量词还是临时具有表量功能的词语,而是笼统地称其为表量的手部词语,共28个^③。

现代汉语研究对名词的界定标准之一即是能受数量词的修饰,并且“数+量+名”如“一+本+书”为其典型的句法格式。就本文所谈论的表量手部词语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可进入这一格式中,如:

1. 一摊稀泥
2. 两包大米

* 延俊荣,文学博士,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副教授,030006;潘文,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10097。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单音节手部动作动词的ICM(典型认知模型)研究”(09BYY052)部分研究成果。

①23个量词分别是:埤、把、包、抱、拨、撮、堆、挂、卷、捆、搂、摆、排、捧、撇、掐、束、拳、手、摊、贴、团、围。

②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页。

③另外5个可表量的手部词语分别是:寸、揼、手指头肚儿、拳头、巴掌。

3. 一捧枣儿 4. 一摞书
5. 一掐韭菜 6. 两把儿米
7. 两搂粗的大树

不难看出,《现汉》虽将例1—7中的“摊”“包”“捧”“把”“摞”“掐”“搂”都标为“量词”,但所进入的句法格式不尽相同,例7中的“搂”就不能说成:

8. *两搂树

它所进入的格式应标注为“数+搂+形+的+名”,这里的“形”指表示长短、大小、多少的形容词,以下同。另外,它还可以变换为“名+数+搂+(形)+了”,如:

9. 树都两搂了——树都两搂粗了

而这都是“一摊稀泥”等在相对独立的语境中不能说的,如:

10. *一摊大的稀泥——? 稀泥都一摊了——*稀泥都一摊大了

在这一点上,“巴掌”“拳头”“手指头肚儿”“揸”“寸”等却与“搂”相近,如:

11. 一寸长的麦苗 12. 一巴掌大的地方

13. 一揸长的腿(就你那一揸长点的腿,看你能往哪里跑? 蔺璜先生提供的用例)

14. 手指头肚儿大的事儿 15. 拳头大的脑袋

除“手指头肚儿”和“拳头”外,它们都可进入“数+寸/巴掌/揸+形+的+名”的格式里。它们也能够变换为“名+数+寸等+形+了”,如“路一寸长了”。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别扭,但并非由于句法上的不合格,而是不太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而已。如果我们把“寸”换成它的倍数如丈的话,“路一丈长了”就不再别扭了。

“手指头肚儿”和“拳头”在能否进入“量+形+的+名”的格式上相一致,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如可以说:脑袋拳头似的,但却不能说*事情手指头肚儿似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说它们构成一个范畴的话,那它们的成员地位是不平等的。

就《现汉》标注为量词的23个手部词语中,只有“拳”被用作动量词,如“打了一拳”,其他的都用作名量词。在这些名量词中,有的可用作

个体量词,所构成的“数+量+名”结构既可以表数,也可以表量,如“一把刀”“一张桌子”,也可以说成“五把刀”“十张桌子”,即既表示了数有多少,也表示了量有多大。而绝大多数的“数+量+名”结构却重在表量,不再关注数为几何,如“一把儿米”“一捆书”,虽然“米”和“书”按通行的观点看,它们都是可数名词,因为它们都可以受专有的个体量词修饰,如“一粒米”“一颗米”“一本书”“一卷书”“一册书”等。但当它们受“把儿”和“捆”修饰时,听说双方不再关注究竟有几粒米或几本书,而更多强调的是“米”和“书”的量有多大。

本文只关注如“捧”“捆”“包”“寸”等这些重在表量的手部词语,以探究隐藏其后的动因。

一、“以我为中心”认知观的反映

《周易·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该段文字清晰地指出了客观事物、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即在以人为中介的基础上,以八卦(即我们今天的语言形式之一)记载了存在于客观事物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用通俗的话来说,“以我为中心”这一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普遍地反映在人类语言之中,如汉语“山头”“山脚”,“河口”,英语的 top/foot of the mountain, mouth of the river 等,都是“山/河是人”这一认知方式的结果。

手是人体上相对独立也是活动最为灵活的部位,在人类与认识客观事物的互动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词典》将“寸”解释为:“长度名。一指宽为一寸”。这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看似十分客观的长度单位是以人类自身为参照而设定的。这当然也并非中国的特例,“英吋”也是一个普遍使用的单位,如电视机的大小仍以英吋为单位。英吋用英语来说是 inch,在荷兰语中的本意是大拇指,即一英吋为一大拇指的长度。这且备一说。

据《说文·禾部》,“寸”是这样规定的:“程……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也就是说,一千根头发为一寸,当然应该是指摆成一行时所具有的长度,而绝不是一千根头发的长度相加之和。而十分有趣的是,在14世纪时,英皇爱德华二世颁布的“标准合法的英吋”为:从大麦穗中间选择三粒最大的麦粒并依次排成一行的长度就是一英吋。

中国与欧洲,《说文》产生的东汉时代与英皇爱德华二世所处的十四世纪,无论是地域还是时间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对“寸”的规定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虽然它们所取的参照物不同,但这些参照物都是我们身上的或身边最易得到的东西。这不能不让我们体会到人类认识世界时所使用的“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方法是何等的自然,又是何等的智慧。

当然,以“手”及其组成部分为参照物而形成的表量词语并非“寸”一个孤例,“手指伸张开时拇指尖端与中指末端的距离”为“揎”,“一手抓起的数量”则为“把儿”,“双手可捧起的”为“捧”,“拇指和另一手指尖相对握着”而围成的量为“掐”,“双手拇指和食指对接”而成“围”,“几个手指所撮取的”为“撮”。除此之外,汉人还把手的范围扩展,于是产生了“由手到胳膊的径围”为“搂”,而“两臂合围的径围”为“抱”。

这些表量词语的出现不仅仅体现了人类“以我为中心”的认知观,更体现了人和客观事物、人类思维与人类语言之间的互动。

二、“有界”“无界”对立性的制约

表量手部词语不少是从指称手所执行的动作行为的词语派生而来的,如“搂”“抱”“摊”“掬”等。至此不得不问,手所执行的动作很多,粗略统计,现代汉语高频词中,指称手动作的单音节词语就有150之多,为什么只有上面所谈到的手部词语具有表量功能,而人们最熟悉的手部动

作如“打”“推”“拉”等没有派生出表量的义项呢?

这是人类认知有界性的产物。“有界”(bounded)和“无界”(unbounded)的对立普遍存在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时,事物在空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动作,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性状,性状在“量”或程度上也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①

与量词密切相关的名词也存在着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一般说来,事物占据一定的空间,在空间上存在着“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如“一本书”有一定的边界,占据一定的空间,是“个体”,因而是有界事物。而“泥”虽然也占据一定的空间,但却不一定有自然的边界,也不是“个体”,是无界事物。

总的来说,有界名词所指称的事物是异质的,不具有伸缩性,但具有重复性。而无界名词所指称的事物正相反,它是同质的,具有可伸缩性,但不具有重复性。受人类认知有界性的制约,即使是无界的事物人类也习惯于为其设定一个人造的边界,使其从同类事物中独立出来,而实现这种无界事物有界化的手段之一就是量词的使用。如“泥”本无界,但当它被“摊”限制构成“一摊泥”时,就成为一个有界化的实体。

但从前文例1—7也可以看出,受这些手部词语修饰的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并非全部是无界名词,如“书”“枣”等在可数不可数这一认知域内是有界的,但当受“掬”“捧”等修饰后,其认知域由可数不可数转变为个体和集体认知域,因而它们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而成为众多个体而组成的集体。^②不管他们表示个体也好,还是表示集体也好,都是“量”的一种体现。这与无界名词有界化是并行不悖的。

“量词”是高度语法化的表量手段。这些手部词语之所以能成为量词或具有表量功能是由它们都具有一个边界(boundary)而决定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边界是认知上的,而并不一定指客观实际。如“一把米”“一把年纪”,前者的

^①沈家煊:《“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

^②沈家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9页。

“把”形成于手抓物的形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容器,“一把牌”“一手牌”也不例外。但“一把年纪”的“把”并不具有任何的形状,因为年纪是抽象的,如果硬要算的话,那它也是沿时间轴而形成的线性长度,虽然不能说看不见,但却绝对是抓不着的。但岁月流逝,虽说本身无痕,但毕竟会在此长河中经历的主体留下一些痕迹,如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浑浊的瞳仁,不再挺拔的身姿,等等。因此,如果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横截面上,还是可以说年纪被凝固了,从而可以用手抓起来。而被抓起的年纪形成“一把”或“一大把”,也就可想其量有多大了。

其次,边界也是相对模糊的,如“把”可以看做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边界,那么“捧”呢?两手相“捧”并不一定是个封闭的空间,或许更多时候是一个像“坑儿”一样缺一面的形状,但仍不影响我们把它看做一个有界限的容器。

“把”“捧”“撮”“手”等基本上可以看做是立体的容器。而“摊”“抱”“掐”“巴掌”虽然不是立体的容器,但都形成一个大体上封闭的圆圈,仍具有一定的边界。

“掣”“挂”“寸”“揸”等虽非容器,也非圆圈,但却在一维空间上具有自己的边界。

与此相反,如动词“推”“拉”等,虽然它们也是由手执行的动作,但就其所表达的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①来说,是动态、可持续、非完成的活动,缺乏自然的边界。另外,即使当它与事物发生联系如“推车”“拉货”时,仍是非完成的活动,不具有自然的终结点,故而不具有表量的功能。当然,究竟哪些手部词语可表量,哪些不能,很难做出清晰的推测。本文仅仅是对公认的表量手部词语为何具有该功能做出符合情理的解释。

三、人类认知隐喻性的结果

上述手部词语表量是人类认知有界性制约

的结果,更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方式的自然选择。人类知觉的一大特点即是“越是熟悉的事物,人们越能区别其内部的差异性”^②,词汇系统中不仅有“舒之为手,曲之为拳”,“翻之为掌,覆之为爪”,而且还有“指”“指头”“指肚”“手心”“手背”等便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手”应该是最先被认知的身体部位。不仅如此,手更是人与外部事物互动的中介,如通过不断地拿起东西又放下的动作,人类认识了何为掌握,何为失去,也建立起了“施-动-受”的事件认知模型。

众多的指称手部的词语说明了人对手的认识是多角度的。当然人类会多角度地认识事物并不仅限于此,手部词语具有表量功能是其边界性,但表量功能的获得途径并不完全相同。就拿“把”来说,前文说过“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和“一把年纪”,前者表示具体事物的量,后者表示抽象事物的量,而“把”之所以可以既表具体又表抽象是由于人类认知从本质上说是隐喻性的。^③“一把米”向“一把年纪”的映射实际上是具体容器向抽象容器的映射,是“手是容器”这一隐喻的引申,该隐喻并非仅仅如此,“逃不出他的手掌”“手握重权”等都是其体现。但现代汉语中作量词的“把”并非仅有这个用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把刀”“一把壶”中的“把”。词典把这两个“把”作为量词义项下的两个次义项分列出来,这是符合我们的语感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建构所依赖的认知模式确实不同。

“一把刀”之“把”是通过“事物是人”和“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映射实现的,即将“手与身体的关系”映射到“事物的把与具有把的事物的关系”之上。相对于人体而言,手是人体的一部分,而“把”也是“刀”“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手及手臂相对独立于身体,其情形也如同“把”之于“刀”“壶”等。这种相对独立性在语

^①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1988年第6期。

^②沈家煊:《不对称与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③G. Lakoff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ambridge: CUP, 1980, p. 6.

言中有着一定的表现,如我们既可以说“刀把”,也可以说“刀的把”。

事物的“把儿”毕竟是“把儿”,它主要是便于人操作拥有它的事物而设计的。换言之,当人们与“把”互动时,它不仅仅是接触而已,而往往是用手将其握在手中或抓在手中,即完成一个“把”的动作,因此,在词汇设计时,并未用“手”或别的什么词来指称它,而使用了最切近它的动作名称的“把”来指称它。

与此相关,人们可能还经常会听到“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容易吗”这样的说法,这里的“一把”,如果仅从语法格式上来看,它是一个量词,从线型序列上来看,是修饰“屎”和“尿”,但这好像又违背常理。父母抚养孩子确实不易,但似乎没必要把“屎”“尿”这种分泌物抓在手中才能把孩子拉扯大。因此猜测它应该是一个动词,即“把屎”“把尿”这一行为的指称。但与刘顺先生交流,他认为“一把屎一把尿”仍然是“手是容器”的隐喻。虽然一般认知经验认为“手不是尿尿的容器”,但对于婴儿来说,在紧急的情况下,“屎尿”就拉到了大人的手上,于是手变成了容器,由此也更突显出大人抚养孩子的辛苦。

四、范畴成员的不平等性

从表量手部词语的语言表达看,它们有相似的一面,如绝大多数都可构成“数+量+名”结构,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如有的手部词语在进入数量名结构时须有一些小的变化,如“一搂粗的树”。本文第二部分“有界性”谈到了“捧”“把”等表立体性,“摊”“抱”“掐”“巴掌”等表二维平面性,而“寸”“揸”等表一维的线型性,本文第三部分“隐喻性”谈到了手部词语表量功能取得的隐喻方式。这无一不在显示着表量手部词语所构成的范畴不再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时的经典范畴,而是一个原型范畴。也就是说,个体

范畴化的依据是其属性(attributes),与人们的认知及与现实的互动模式密切相关(interactional properties);^①范畴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相邻范畴常常不是由严格的边界截然分开,其边缘成员往往混入对方的类别;范畴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第二部分“有界性”大致谈到了为什么“推”“拉”“打”等没有引申出表量功能的动因是其没有自然的起始点。这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拳头”“巴掌”“手指头肚儿”等因本身的有界性而具有表量功能,但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引申为量词呢?

在表量的手部词语中,有的是直接指称手或手的部位的词,如“手”“拳”“指”,有的是间接指称的,即他们都是手所执行的动作行为的词,如“擦”“排”等。就“擦”“排”“摊”等动词来说,他们所构成的典型认知模型(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②是“施事—动作—处所—事物”,即:某处存在着某人,某处存在着某物,某人通过动作与某物发生联系,并使该物发生位置改变并最终形成一定的形状。语言表达如“把书擦起来”虽然没出现“处所”,但根据人类经验,事物被处置之前一定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被处置之后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空间。换言之,“擦”“排”“摊”等具有表量功能是由于它的有界性及意象性,但这个意象是动词所关涉的事物形成的意象,而它的有界性既是这个动作本身潜在的有界性,也是动词所指称的行为结束之后、行为的事物参与者所具有的有界性。由于动作与事物处于同一认知模型之中,并且动作与事物的关系远高于参与者之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句子成分分析时,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生成语法,都会在主语与谓语之间进行第一层切分,其结果就是谓语动词与它所关涉的宾语处于一个结点之内。因此,谈及动词时必然会激活它所关涉的事物,也就附带地激活了事物的量。

^①G. Lakoff, *Women, Fires,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75.

^②G. Lakoff, *Women, Fires,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p. 68.

而“拳头”“指肚儿”等是直接指称手及其部位的词语,它的激活除涉及到它所处的人体或人之外,不牵涉其他。或者说,由于它的指称功能比较突出比较强大,即使因为它本身的意象具有有界性可表大小,因而具有一定意义的表量功能,但它所表的量只能是比喻性的,如“手指头肚儿”《大词典》的释义之一是“喻微小”,而“巴掌大的地方”“拳头大的脑袋”等并非据实描写。另外,即使是比喻表量,与“共产党像太阳”等比喻也不相同,即“拳头、巴掌、手指头肚儿”等在表量时是往小里说,表一种消极量,如:

16. 你们只会关心京畿这巴掌大的地方(贞观长歌)

17. 他小气极了,手指头肚儿大的便宜都不放过

由于受人类向好心理(即波利安娜假说)^①的制约,他们没有继续发展成为量词,这好比除非有特别的预设外,人们不会问“多矮”“多低”“多小”,而会问“多高”“多大”。

因此,如果说表量的手部词语构成一个范畴的话,那么它并不是通过充分必要条件而形成的经典范畴,而是通过家族相似性而形成的原型范畴,范畴成员有较核心的,如“排”“摞”“捆”“卷”“包”,也有较边缘的,如“拳头”“巴掌”“指头肚儿”等,因而词典编纂者在词性标注时有的标注为量词,而有的却没有。

五、认识表达模糊与精确的互动

上面的讨论显示,不少表量的手部词语所修饰的名词本来是可以计数的个体名词,如“一包书”“一捆衣服”中的“书”和“衣服”,但当它们出现在“一包书”或“一捆衣服”里时,却不再关注个数而仅仅标示“量”,并且是一个模糊的量,因为究竟“包”有多大,“捆”有多粗,仅凭“数量名”结构是难以精确知道的。但听话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也

能使听话人和说话人达到一定的共识。

大小、长短、粗细、高低本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但离开与人类的互动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一旦有人的参与,再客观的属性也必然地具有了主观性。为规定事物大小、长短、粗细、高低、轻重等客观属性,人们制定了度量衡单位,但度量衡单位的制定或其参照物的选择却是主观的,除前面说过的“寸”和“吋”外,再来看英语的“呎”。“呎”的英文为foot即“脚”。据说古英国时期,因为没有国际公认的度量单位,所以人们往往使用自己的脚来测量实地的面积。久而久之,一种基于成年男子单脚的长度就被公认为英国等国家的标准度量衡。当然人们也必然地要创造出度量单位而使主观认识尽可能地客观,如“呎”的大小究竟该多大,德国人就出了一招,让最早从教堂出来的16个男子量出左脚的长度加在一起,再除以16,商就是一呎。

英国人选择了“脚”、中国人却选择了“手”,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大家都使用了人类最易得到的工具作为度量单位的参照物。这也正是当代认知语言学一再强调的“体验哲学观”的原因之一吧。

不难看出,今天看来十分客观精确的度量单位,都有其主观性基础,这也正可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因其主观性基础,“量”必具有模糊性,如一个人的手有多大决定了他的“把儿”或“捧”的大小,而一个人的指有多宽,并且是五个手指中的哪个都会有所不同。但我们会赋予它们一个默认值,没人会去追究其准确值,或者说在人类交换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度量单位已经足够。

因此可以假设,人类对客观属性的认识是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过程。“把儿”“捧”“掐”“抱”“捆”的出现已经可以将人们所关注的事物从其同类中分别出来,而“寸”“尺”“丈”“斤”“两”等的规定及统一就使“量”的认识进入一个更加精确的阶段。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

^①沈家煊:《英汉对比三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

永无止境的,人类对度量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精确。今天所看到的大至光年小至纳米的计量单位都无不说明了人类认识向纵深的发展。

对量认识的模糊和精确是人类交际的需求,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就会对此有所体现和反映。我们先模拟一段家乡父老间的对话:

甲:今儿总算把秋都收回来了。今天终于收完秋了。

乙:收成怎得月。怎么样?

甲:谷打下了两圪堆。打下了两堆谷子。

乙:圪堆堆大呀小。谷堆的大小如何?

甲:还不小。

乙:多大?

甲:这来大。这么大。(手势)

乙:七八尺?

甲:差不多,八尺来的哇。大约八尺吧。

(拿尺子量一下)

甲:八尺五寸。

在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到,甲给出了一个相对模糊的量“两圪堆”来回答乙的提问,但乙并不满足,所以问“谷堆”的大小,以求精确。虽然甲的回答仍未达到科学上的精确,但“这么大”的手势或八尺左右的概数等,在日常交际中已经在精确上更推进了一步。当然更为精确的还是拿量具去量一下,这样不仅可以给出精确的尺度,同时可以在数上对度量做出精确的限定。这当然也并非精确到丝毫不差,但足矣!

总之,表量词语的出现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走向精确的一步,是人类认识精确性要求和不可避免的模糊性互动的结果。

(责任编辑:陆 林)

Motivations for the HAND-Words as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YAN Jun-rong, PAN Wen

Abstract: The data in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show that there are 23 HAND words, which are words referring to the hand, the parts of the hand or the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hand and are labeled as classifiers (or measure words). Apart from those 23 words, such words as: “寸 cun (1/3 decimeter)”, “揼 zha (the distance between top of the thumb and the index finger or middle finger when the hand wide spreads)”, “拳头 quantou (fist)”, “巴掌 bazhang (palm)”, and “指肚儿 zhiduer (finger breadth)”, though not labeled as classifiers in the dictionary, can also act as measure words. In this paper, we put all of them into the same group so a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for their functioning as measure words. We argue that the classifier function of these words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quirement of both accuracy and fuzziness for human language and the mechanism of human cogni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go-centrism, boundedness in construal, metaphorical thinking, and prototypicality in categorization.

Key words: HAND words; measures; cognition; boundedness; metaphor